

新譯

川端康成 作品

竺祖慈 葉宗敏 譯

伊豆の踊子 伊豆舞娘

雪國

山頂文化

# 目錄

雪國	43
伊豆舞娘	1
譯序	i

## 譯序

這套「新譯川端康成作品」收有《伊豆舞娘》《雪國》《千羽鶴》《舞姬》《古都》《睡美人》《湖》《美麗與哀愁》等八部小說，以中、長篇為主，也包括《伊豆舞娘》這樣的短篇。

川端康成研究界普遍認為川端的小說創作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上世紀二十年代到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第二個階段包括整個戰爭時期，第三個階段為戰後時期。這套系列應涵蓋這三個階段的作品，這是我們選擇的一個重要考量，因而有了第一時期的《伊豆舞娘》，第二時期的《雪國》和第三時期的《千羽鶴》《舞姬》《古都》《睡美人》《湖》《美麗與哀愁》。

《伊豆舞娘》是被公認的川端成名作，儘管是不是他的處女作有過一些不同說法，因為在《伊豆舞娘》首次發表（一九二六年）以前，川端就發表了《招魂祭一景》（一九二二年）和《十六歲的日記》（一九二五年）等作品，川端本人關於自己處女作的問題有過這樣的說法：「按發表順序，處女作也許是《招魂祭一景》，它是在我上大學翌年春天發表在《新思潮》同人雜誌第2號上。」《伊豆舞娘》這篇作品在發表之前幾年就寫好了，大概是在唸

大學預科還是剛入大學那年寫好的吧……當時並未打算發表，後來只是把關於巡演藝人的部分重寫了，所以說《伊豆舞娘》也可算是我的處女作吧。」譯者認為，僅以小說元素的完整性來說，那兩部作品都無法跟《伊豆舞娘》相比，更遑論其他文學要素的比較了，因此《伊豆舞娘》問世不久，就被文部省選入中學教科書，並被日本文學界公認為川端文學的里程碑式作品。這部短篇小說至今已搬上銀幕，六次被改編成電視劇，田中絹代、美空雲雀、吉永小百合、山口百惠等著名女星先後出演作品中阿薰一角。伊豆半島也因這部短篇小說而成為旅遊勝地，並建有各種與這篇小說有關的塑像和紀念碑。川端康成一九六八年以《雪國》《古都》《千羽鶴》三部作品獲諾貝爾文學獎，但評委會主席奧斯特林在授獎辭中首先提到的卻是《伊豆舞娘》：「川端初次發表了一舉成名、謳歌青春的短篇小說《伊豆舞娘》……這個主題猶如一首悲涼的民謠，反覆吟詠，在川端先生後來的作品中也一再改頭換面地出現。這些作品揭示了作家本人的價值，川端先生因而逐漸超越日本的國境而在遙遠的海外博得名望。」近年，這篇小說還被收進了中國中學語文教科書，僅此也足以佐證奧斯特林的評價，所以撇開算不算「處女作」的爭議不論，《伊豆舞娘》作為川端先生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應是當之無愧的，這是我們選擇此作的主要理由。

川端小說創作的第二時期正處戰時，有影響的作品不算多，《雪國》就尤顯突出。這部作品從一九三四年底動筆創作到一九三七年五月止，以相對獨立的短篇形式斷斷續續地

在多家雜誌上發表，並於一九三七年六月由創元社彙集出版單行本，第一次冠以《雪國》的書名，川端卻覺得故事開頭與結尾呼應不好，又多次到故事的背景地越後湯澤取材，並閱讀了《北越雪譜》之類有關北國雪鄉的書籍，獲得了更多素材，相隔三年半後又續寫兩章，分別於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在不同的雜誌上發表，戰後又將這兩章做了重大修改後在雜誌上發表，並於一九四八年由創元社另出了《雪國》定稿本，也就是說這部八萬多字的作品的最後完成足足花了十四年的工夫，無論在川端本人的創作史還是在日本文學的創作史上，這都屬空前之例。如果說《伊豆舞娘》是川端先生的成名作，為其在日本文壇的地位打下堅實的基礎，那麼《雪國》就達到了他自己的藝術高峰，令他日後蜚聲世界。《雪國》是外文版本最多的一部川端作品，乃至有人認為《雪國》「明確地體現了日本美的傳統，其代表日本文學走向世界是最合適的」，「川端是《雪國》的作家，為了《雪國》，川端可以失去其他作品」。《雪國》也多次被搬上銀幕，著名女星岸惠子和岩下志麻先後出演過駒子一角，著名男星高橋一生則出演過島村。綜上所述，《雪國》無疑是這套作品系列中不可或缺的重頭戲。

作為川端小說創作的最後階段，戰後時期是其佳作迭出的創作高峰，對這個時期作品的遴選則成為一個既易又難的課題。《千羽鶴》和《古都》作為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品，在這套系列中自然不可闕如。這兩部作品提供給讀者兩種截然不同的感覺和印象，《古都》

中無論是千重子和苗子之間的姐妹親情還是秀男與兩姐妹之間的愛情以及千重子與真一、龍助之間的關係都是純潔無垢的，全書的格調也清新美好，令人感受到一種對新生活的嚮往和追求。而《千羽鶴》則呈現一種頹唐的基本格調，菊治與太田母女之間的畸戀充滿了不倫的氣息，乃至他與書中唯一潔淨無瑕的人物雪子之間的婚姻生活也擺脫不了這種陰影的影響。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把這兩部基調迥異的作品一同作為獲獎作品，應該是由於它們都充分地體現了「作者的卓越才能……纖細而敏銳的觀察力和編織故事的巧妙而神奇的能力」（奧斯特林主席授獎辭）。

《舞姬》是川端在戰後發表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也是他所有作品中民主思想和反戰思想表現得比較充分的代表作，書中夫妻子女之間在婚姻、愛情與生活問題方面的抵牾和衝突，表現了戰後追求民主自由、個性解放的日本女性對人生道路的積極探索，並借助書中人物高男的嘴指出個人和家庭悲劇都是「時代的不安造成的」，從而暗示故事中的悲劇其實就是封建主義與民主主義之間的衝突造成戰後日本社會面臨分裂這一現狀的縮影。書中還通過戰後日本社會種種貧困、凋敝等淒涼景象的白描圖像加深了作品的反戰色彩。從這個意義來說，《舞姬》在川端的戰後作品中應該佔有比較重要的地位。

男女情愛是川端小說重要題材，如果說他早期作品主要寫的是少年純潔的愛情萌動，晚期作品中則除了《古都》和《舞姬》之外，中長篇小說大多基調頹唐，儘管藝術上爐火純

青，但所寫多為悖倫乃至變態的性愛，雖然筆調曲致，多以心理描寫為主而罕涉性行為細節，但情緒大多頹廢而虛無，《千羽鶴》自不待說，本套系列所選《睡美人》《湖》《美麗與哀愁》也是此類作品的代表，誠如著名日本文學研究家葉渭渠先生在《冷豔文士川端康成傳》中所言：「所以他的這幾部小說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描寫傳統道德、觀念、理性乃至於生命自然的規律對於情慾的壓抑……以發現人的天性、人的本能的東西，所以作家寫異常情慾，『縱使放蕩，心靈也不應是齷齪的』（井原西鶴語）。他在為精神戀愛說教時，也還是把筆墨灌注在人的性心理活動上，寫性生理要求是很注意把握分寸的。」川端晚期作品中屬於此類的還有《山音》和《一隻手臂》，前者與《千羽鶴》相似，後者與《睡美人》相似，且中譯本相對較多，而《湖》和《美麗與哀愁》則各有獨特之處，且中譯本較少，於是我們收進這套系列，希望與《千羽鶴》和《睡美人》一起，讓讀者對川端晚期作品有一個較全面的了解。

川端先生的短篇小說《伊豆の踊り子》，除二十世紀大陸改革開放後最早出現的侍桁先生譯本譯作《伊豆的歌女》，其他譯本多譯為《伊豆舞女》。日本權威辭書《廣辭苑》對「踊り子」一詞的主要釋義是「跳舞的少女」或「以跳舞為職業的少女或舞者」，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日漢大辭典》的釋義是「跳舞的少女」或「舞女、舞蹈演員；以西方舞蹈為職業的女子」。從這篇小說的內容來看，顯然「跳舞的少女」這條釋義與作品人物的身份

和形象最為貼切，但語感較贅，似不大適用於題目及對應的正文部分，而《現代漢語詞典》對「舞女」一詞的釋義——「以伴人跳舞為職業的女子，一般受舞場雇用」——與此篇人物的形象、身份都有明顯的錯位。此次譯者考慮再三，決定將題目譯作《伊豆舞娘》，希望與書中阿薰的形象更貼切一些。

面對之前已有的眾多川端作品譯本，我們此次重譯所持態度一是謙謹認真，二是努力提供一些新的東西。除了上述在選目方面的種種考量之外，在譯文方面一是在語言風格方面努力貼近川端原作的平實、凝練和內斂；二是充分利用「後發優勢」，努力糾正前譯因種種條件限制而存在的問題甚至謬誤，例如《古都》中關於祇園祭等京都民俗活動方面的種種細節，若非身歷其境，僅憑辭典之類的工具書是很難準確迻譯的，一些流行較廣的譯本在這方面就存在一些明顯「想當然」的誤譯，我們在翻譯時充分利用當今互聯網帶來的資訊便利，查閱了大量日本方面的文字乃至視頻和圖片資料，弄清每個辭書中查不到的詞彙、場景的準確涵義，庶幾避免前譯之誤。《古都》《千羽鶴》中有大量關於日本特色文化、器物、物產、食物的描寫，我們儘量在正文中保留其原來的漢字名稱，再以腳註的形式解釋其具體內容，若日文原本是以假名形式表示，我們則在正文中譯以相應的中文名稱，再儘量在腳註中寫出其日文假名名稱，這兩種方式都便於讀者今後在日本旅行見到這些事物的日文名稱時，不管不它們是以漢字或假名形式出現，都能直接想到它們的具體內容。我

們的《古都》譯本中共有腳註一百三十餘條，庶幾不負作品中大量京都風物描寫所涵川端先生的一番苦心。

竺祖慈 葉宗敏 於二〇二三年七月



# 伊豆舞娘

竺祖慈

譯





道路變得曲曲彎彎，眼看將近天城山頂時，雨腳已把茂密的杉林染白，同時便以驚人的速度從山麓向我追來。

我二十歲，戴着高中的學生制帽，穿着藏青色白碎花和服和裙褲，肩背書包，獨自來伊豆旅行，今天已是第四天，其中在修善寺溫泉住了一夜，在湯島溫泉住了兩夜，然後踏着厚樸木齒的高齒木屐來登天城山，一面陶醉於眼中的重山疊巒、原生林和深邃的溪谷，一面又被心中一種令人怦然的期待催着匆匆趕路。此時大粒的雨滴開始拍打我的身體，我在彎曲的陡坡上奔攀，終於跑到北山口的第一家茶屋，正要喘口氣時，卻又在茶屋門口停下了腳步，只因為自己的期待竟如此順利地得到了實現——那一行巡演藝人正在裏面歇腳。

見我呆站在那裏，那位舞娘立刻讓出自己的座墊，翻個面後放在旁邊。我只「哎」了一聲，便在座墊上坐了下來。因在山路上奔走而致的氣喘再加驚喜，一句「謝謝」堵在喉間而不能出聲。

與她近在咫尺對面而坐，我慌忙從袖中掏出香煙，她把同伴面前的煙灰缸拉到我的近前，我仍是默然。

她看上去十七歲左右，盤着一個我不知其名的古風髮髻，形狀大得不可思議，讓她那張一本正經的鵝蛋臉顯得很小，卻又給人美感，令人覺得和諧，讓我聯想到歷史故事中的女孩子那種被誇張描繪的濃髮。她的夥伴中有一個四十來歲的女人，兩位年輕女子，此外還有一個二十五六歲的男子，身穿印有長岡溫泉旅館店號的外衣。

我此前兩次見過這位舞娘，最初是在來湯島的途中，與去修善寺的她們在湯川橋附近相遇，當時雖有三位年輕女子，大鼓卻是她提着的。我不時回頭去望，覺得旅行有了情趣。然後便是在湯島的第二天晚上，她們來旅館賣藝，她在玄關處的地板上跳舞，我坐在樓梯的半中央看得入神，心想她們先是在修善寺，今晚在湯島，明天可能會翻過天城山到山南的湯野溫泉，我在天城七里<sup>1</sup>山道上一定追得上她們。雖是帶着這樣的空想趕路而來，卻在躲雨的茶屋不期而遇，所以

<sup>1</sup> 里：此處指日里，一日里為三點九二七公里。

還是心怦怦亂跳。

不一會兒，茶屋的老婆婆把我帶到別的房間，這房間好像平時不用，所以沒有拉門，往下一看，美麗的山谷深不見底。我覺得自己起了雞皮疙瘩，牙齒打顫，渾身發抖，便對來沏茶的老婆婆說冷，她說：「少爺是淋濕了吧？您就在這裏歇一會兒，來，把衣服烘一下。」說着便要伸手拉我去她們自己的房間。

那個房間砌了地爐，拉開隔門便有強烈的熱氣沖來，我站在門邊猶豫。一位像淹死鬼一樣渾身白腫的老頭盤腿坐在爐旁，一雙連眼珠都似發黃腐爛的眼睛憂鬱地朝着我這邊，身旁的舊信件和紙袋堆積如山，說他被埋在紙屑當中也不為過。我站在那裏呆呆地看着這山中怪物，不敢相信這還是個活人。

「真不好意思讓您看到這副樣子……不過，這是咱家的老爺子，您不必害怕，那樣子雖然難看，但實在是不能動彈，所以只好請您忍一忍了。」

先是這麼打了招呼，老婆婆又告訴我們，老爺子患中風多年，終至全身不遂，那堆紙山是各地介紹中風患者養生方法的來信以及各地寄來的治中風病的藥袋。無論是向登山旅客打聽還是去看報紙上的廣告，老爺子總是一個不落地向全國各地尋覓中風療法，求購藥物，然後把這些信件和紙袋一個不丟地放在自己身邊，

整天看着它們度日，經年累月，便形成了這舊紙堆積的山。

我垂頭對着地爐，老婆婆的話讓我無言以對。翻山的汽車震動着屋子。雖是秋天，這山頂已是如此之冷，而且不久便會滿山是雪，我不懂這老爺子為何不下山去。爐火旺得讓我頭疼，衣服直冒熱氣。老婆婆出去在跟賣藝的女人說話。

「是嗎？上次帶來的姑娘已長成這樣了？成了大姑娘，您也熬出頭了。長得真好看！女孩子就是長得快呀。」

將近一個小時後，那些巡遊藝人傳來出發的動靜，此時的我雖靜不下心，卻只是心旌搖曳而沒有起身的勇氣。她們雖說慣於走南闖北，但畢竟都是女人，我即便落後一二十町<sup>2</sup>的路程，一陣小跑便可攆上的。心雖這樣想，人在爐旁卻是焦躁不安。身邊雖然沒了舞娘，胡思亂想反倒脫了韁似地亂蹦亂跳。老婆婆送走她們回來，我便問道：

「那些藝人今晚住在哪裏？」

「哪知道他們那些人住哪裏呢，少爺。哪裏有觀客，他們就住哪裏，今晚的住

2 町：日制長度單位，約合一百零九米。

處哪有一定呢。」

老婆婆的話中帶着輕蔑。既然如此，今晚就讓她住我的房間——老婆婆的話燃起了我的希望，以致產生了這樣的念頭。

雨小了，山峰漸漸變得清晰起來。店主不住地留我，說再等十分鐘就能大晴，我卻坐立不安。

「老爺子，多保重吧，天要冷了。」我真心實意對他說道。老爺子吃力地轉了轉黃濁的眼珠，微微點了點頭。

「少爺，少爺……」老婆婆叫着追了上來，「讓您這麼破費，真是罪過呀。實在不好意思。」

她邊說邊抱着我的書包不肯鬆手，不管我怎麼拒絕，她執意要送我一程。顫巍巍地跟我走了一町之遠，嘴裏不斷重複同樣的話：

「罪過呀，太怠慢您了。我記住您的樣子了，下次您路過時再好好謝您，您一定要再來喲，我不會忘了您的。」

我只不過留下了一枚五角錢銀幣，她便驚歎交加、涕泗橫流，我卻因想快快攆上舞娘，就難免覺得她的蹣跚步履礙事。我們終於到了山頂隧道。

「十分感謝。老爺子一人在家，您還是回去吧。」

聽我這麼說，老婆婆總算放開了我的書包。

一進黑暗的隧道，冰涼的水珠滴滴答答地落下，通往南伊豆的出口在前方露出一小點亮光。

出了隧道口，山路像閃電般蜿蜒而下，路的一側是塗了白漆的柵欄。遠望過去，像是一幅模型圖景，山腳處可見那行藝人的身影。走了不到六町遠我就趕上了她們，但又不能突然放緩腳步，於是便故作冷淡狀從她們身邊超過。那個獨自走在前面十間<sup>3</sup>遠的男人看見我便停下了腳步說：

「您走得挺快。天已大晴了。」

我放鬆下來，開始與他並排而行。他不斷地問我各種各樣的問題。看見咱倆聊了起來，那幾個女藝人也紛紛跑了上來。

那個男人扛着個大柳條包，四十歲的女人抱着個小狗，年齡最大的姑娘拿着布包袱，另一個姑娘拿着柳條包，各自都帶着大東西，那舞娘則背着大鼓和鼓架。四十歲的女人也有一搭沒一搭地與我攀談。

3 間：日制長度單位，約合一點八一八米。

「是高中生呢。」年齡最大的姑娘對舞娘嘀咕道，見我回頭，就笑着說，「沒錯吧？這點事我還是知道的，學生上島來玩。」

他們是大島的波伏港<sup>4</sup>人，春天出島後就一直在外漂泊。天冷了，他們出來時沒做好過冬的準備，所以準備在下田呆十來天後就從伊東溫泉回島。聽她們說到大島，我越發感到了詩意，又去望舞娘那頭美髮，並問了許多大島的事。

「好多學生來游泳。」舞娘對女伴們說。

「是在夏天嗎？」

見我回頭去問，她慌了神，小聲說：

「冬天也……」

「冬天？」

她還是笑嘻嘻地看着女伴。

「冬天也游泳？」

我又重複一遍，她臉紅了，表情非常認真地點了點頭。

4 波伏港：伊豆大島東南部的村子。

「這個傻姑娘。」四十女笑了。

到湯野還需沿着河津川的溪谷走三里多下山路。翻過山頭，連大山和天空的顏色都給人一種南國的感覺。我跟那男的不斷地說話，已經混得很熟。經過荻乘和梨本這些小的村落，已可看見湯野山麓那些草屋頂時，我鼓起勇氣提出想跟他一起走到下田，他非常高興。

四十女在湯野的小旅社前做出了告別的表情時，他說：

「這位想跟着一起走。」

「好呀，好呀。旅途的伴侶，世間的情誼。咱們這樣無足輕重的人，也還是能給您解解悶的。進來歇歇吧。」

四十女毫不見外地答道。三個姑娘同時默默地看着我，毫不顯得意外，又有點羞澀。

我跟她們一起上旅社二樓放下行李。榻榻米和紙隔扇門都陳舊而乾淨。舞娘從樓下端了茶來，在我面前一坐，滿臉通紅，雙手發抖，眼看茶碗要從茶盤上滑落，她忙將茶盤放在榻榻米上，茶水已經潑出。她那過於羞赧的樣子讓我不知所措。

「哎呀！討厭。這孩子動了春心，這可怎麼是好……」

四十女像是驚訝之極，皺着眉把抹布扔了過來。舞娘撿起後窘迫地去抹榻榻米。

我因這令人意外的話而猛地反省自己，覺得被山頂那老婆婆燃起的妄念突然破碎。

正在此時，四十女說：

「學生娃身上的藏青碎花布真好看。」說着不停地用眼瞅我，又反覆跟旁邊的女人確認道，「這碎花跟民次的衣服一樣，是嗎，是的吧，不是一樣的嗎？」然後對我說，「在老家留下了一個上學的孩子，剛剛想起他了，你這藏青碎花布跟他的一樣。最近藏青碎花布也貴得讓人買不起了。」

「在哪裏的學校？」

「普通小學的五年級。」

「哦，普通小學五年級可是……」

「他在甲府的學校上學，雖然常住大島，老家卻是甲斐的甲府。」

歇了一小時後，那男的帶我去另一家溫泉旅館。此前我還一直以為自己會跟

這些藝人住在同一家小旅社。我們從街上沿着石子路和石階往下走了一町左右，過了小河邊一家公共浴室側面的橋，橋對面就是溫泉旅館的庭院。

剛在旅館內的溫泉泡澡，那個男的便跟着進來，告訴我說他二十四歲，老婆曾兩次流產早產，孩子都沒留住。因他穿着印有長岡溫泉店號的外衣，我便以為他是長岡人，再加他的長相和談吐都相當有文化的樣子，所以我想像他是因為好奇或喜歡上了藝人的女孩，於是跟着一起過來，順便幫着拿行李。

泡完澡後我接着就吃午飯。早晨八點從湯島出發，這時還不到三點。那男人臨回去時從庭院抬頭看着我打招呼。

「你用這買點柿子啥的，我就不下樓送你了。」

我說着用紙包了些錢扔下去，他本拔腿要走，但因紙包落在地上，便又返身拾起說：

「您這樣可不行。」

說着就往上扔，錢卻落在了草屋頂上，我又扔了一次，他便拿着離去。

傍晚起雨下大了，群山的樣子都一片白濛濛的難辨遠近，房前的小河眼看變得黃濁，水流聲也變大。如此大雨，那些藝人大概不會過來演出了，這個念頭令

我坐立不安，連着去溫泉泡了兩三次。我的房間光線幽暗，與鄰室之間的紙隔扇門被裁出一個四方形的缺口，缺口處的橫樑上吊下一盞電燈，供兩室兼用。

在嘩嘩的雨聲中遠遠地響起輕微的「咚咚」鼓聲，我迫不及待地打開雨窗探出身子。鼓聲好像越來越近，風夾着雨點敲打着我的腦袋，我閉目側耳靜聽，試圖辨識鼓聲來自何方，如何向這裏走來。不久傳來三弦琴的聲音，還有女人拖得長長的叫聲和熱鬧的笑聲，於是我知道這些藝人被招到小旅社對門的餐館去賣藝了，並且聽得出有兩三個女人和三四個男人在那裏。我等着那邊結束後他們會轉到這邊來，但那邊的酒宴似乎已越過了熱鬧的階段而變得胡鬧了，女人的尖叫聲不時地像閃電般劃破夜色傳來，刺激着我的神經，讓我一直開着窗子呆坐，每當聽到鼓聲，我的心間就霍地一亮，覺得她還坐在宴席上敲鼓；而鼓聲一停，我就坐立不安，覺得自己沉入了雨聲的深處。

後來有一陣子響起了雜亂的腳步聲，不知他們是在追逐嬉鬧還是轉圈跳舞，然後又突然恢復平靜。我睜大眼睛，企圖透過黑暗去看穿這寂靜是怎麼回事，心中煩亂地擔心着她今夜會否遭到玷污。

我關了雨窗上床，心中卻備受煎熬，於是又去泡澡，焦躁地攪弄着浴池中的

熱水。雨停後月亮出來，被雨沖洗後的秋夜顯得分外清冽。我赤腳走出浴池，卻又覺得無處可去、無計可施。此時已過半夜兩點。

翌晨九點過後，那個男的已經來到我的住處，剛起床的我叫他一起去泡澡。南伊豆的小陽春風和日麗、萬里無雲，漲水了的小河在浴池下方曬着暖洋洋的陽光，我自己也覺昨夜的煩惱如夢一場。我試着問那男的：

「昨晚鬧到挺晚的吧？」

「怎麼，您聽到了？」

「當然聽到了。」

「都是當地人。當地人只知胡鬧，真沒意思。」

他的態度十分不以為然，我便無話了。

「那些家伙到對面的溫泉來了。您瞧，他們在笑呢，像是看見咱們了。」

我順着他的所指去看河對面的公用浴池，水汽中七八條裸體依稀可見。

突然覺得有個裸身女子從昏暗的浴室跑了出來，站在更衣處的頂端做出要往河岸跳下去的姿勢，雙臂伸展，嘴裏在叫喊着甚麼。她一絲不掛，身上連塊毛巾

都沒有。正是那位舞娘，像小桐樹一樣兩腿筆直。我望着那白晰的裸身，心境如一汪清水，深深吐了口氣後「咯咯」地笑了出來。那就是個孩子，發現我們後高興得光着身子跳到了陽光之下，掂着腳尖展臂呼叫，只有孩子才會這樣。我滿心歡喜，渾身通暢，「咯咯」笑個不停，頭腦如水洗般清澄，微笑始終掛在臉上。

她的頭髮過於豐盛，所以看上去有十七八歲，再加打扮得似妙齡女子，所以讓我產生了極大的誤會。

與那男的回到自己房間後不久，那年齡大些的姑娘就來我們旅館的庭院看菊圃，舞娘這時才走在橋中間，四十女出了公用浴池朝她倆看，舞娘聳了聳肩，做了個笑臉，像是怕捱罵似地快步返回。四十女走到橋上來跟我打招呼：

「您過來玩玩呀。」

「您過來玩玩呀。」

年齡大些的姑娘也說了句同樣的話，她們就都回去了。那男的則一直坐到傍晚時分。

晚上，我跟一位做紙類批發生意的行商在下圍棋，旅館院裏突然響起鼓聲。

「過來表演了。」

我說着便要站起身來，那紙商卻還沉浸於勝負之中，用手指點着棋盤說：

「嗯，那種東西沒意思。快，快，該你了，我走這一步了。」

我正心猿意馬之際，藝人們好像已要回去了。那男的在院子裏叫道：

「晚上好！」

我跑到走廊上招手，藝人們在院子裏交頭接耳了一下便轉到玄關這邊，三位女的跟在男的後面依次在走廊上以手支地像藝伎似地行禮問好。此時的棋盤上我已突顯敗跡，便說：

「我已無力回天，認輸了。」

「怎麼會呢？是我處於下風吧，至少也是一盤細棋呀。」

紙商根本不朝藝人那邊看，只顧仔細地數着棋盤上的目，然後越發認真地着子。女藝人們把大鼓和三弦琴歸攏到房間的一角，然後在象棋盤上玩起了五子棋。此時我已輸掉了原本該贏的棋，紙商卻死纏不放手說：

「再來一盤，再來一盤吧。」

我卻只是不置可否地笑着，紙商只好死了心，站起身來。

姑娘們來到棋盤近前。

「今晚還要去哪裏演嗎？」

「是準備還要轉一轉的……」那男的看着她們，「怎麼樣，今晚就到此為止，讓咱們玩玩吧。」

「太好了，太好了！」

「咱們不會捱罵吧？」

「怎麼會呢。反正再走也碰不到客人了。」

於是大家下着五子棋，一直玩到十二點後才走。

舞娘回去以後，我頭腦特別清醒，怎麼也睡不着，便來到走廊試着叫紙商。

那位近六十歲的老爺子應聲從屋裏蹦了出來，精神抖擻地說：

「咱們有言在先，今晚幹個通宵。」

我也重又變得鬥志昂揚。

## 四

我們約好第二天早上八點從湯野出發。我戴上在公共浴池旁邊買的鴨舌帽，把高中的學生帽塞進書包底，然後往街邊的小旅社去。旅社二樓的紙拉門敞開着，我滿不在乎地上樓一看，那些藝人還在被窩裏，我驚惶失措地站在走廊發楞。

我腳邊的榻榻米上，舞娘滿臉羞紅，猛地用手去遮掩面孔。她與那位年齡排二的姑娘睡在一條被子裏，昨晚的濃妝尚未褪盡，唇和眼角還留着點紅，這頗有情趣的睡姿沁入我的心胸。她睡眼惺忪地翻了個身，用手掩着臉滑出被窩，在走廊上坐下後姿勢優美地鞠了一躬，說了一聲「昨晚多謝了」，讓我站在那裏手足無措。

那個男的與年齡最大的女孩睡在一起，見到此景之前，我絲毫不知他倆是夫妻關係。

「實在抱歉，本打算今天出發的，但今晚好像有場應酬，我們就決定晚一天再走了。您若今天非走不可，咱們還可在下田碰面，我們已定在一家叫甲州屋的旅

館住宿，一打聽就知道的。」

四十女從床上半欠起身子說道。我有一種遭拒的感覺。

「您不能明天再走嗎？我不知道她推遲了一天。路上有個伴好，明天一起走吧。」

男人這麼一說，四十女也附和道：

「就這麼着吧，難得有機會在一起的，我們這也太自顧自了，實在不好意思。明天下刀也走。我家寶寶是死在路上的，後天是他去世的七七四十九天，我一直想着要在下田給他做斷七，便急着趕路，要在那天之前到達下田。請容我提個不情之請：咱們這也算是有份奇緣，後天還得請您稍稍祭他一下。」

於是我決定推遲出發，然後下樓等着他們全都起床，一邊在髒兮兮的賬房與旅社的人說話。這時那個男的叫我散步，沿街往南走不多遠有座漂亮的橋，他倚着橋欄杆又談起自己的身世。據說他曾在東京短暫地參加過某新派演劇團體，如今還常常在大島港演戲。他們隨身帶着的布包袱中故意露出刀鞘，像是包袱長了條腿似的，據說就是要在堂會應酬時做出個演戲班子的樣子，而衣裳和鍋碗瓢盆之類的生活用品則都收在柳條箱裏。

「我誤入歧途，結果落魄潦倒，哥哥卻在甲府成功地繼承家業，所以我就成可有可無的人了。」

「我一直以為你是長岡溫泉的人呢。」

「是嗎？那個最大的女孩是我老婆，比你小一歲，今年十九，第二個孩子在旅途中早產，生下一個星期就斷氣了，她自己身體還沒完全恢復。那位大媽是我老婆親媽，跳舞的姑娘是我親妹。」

「哦？你說過有個十四歲的妹妹……」

「就是她。正因為是我妹，實在不甘心讓她幹這種營生，但其中又有種種情況。」他又告訴我自己名叫榮吉，老婆叫千代子，妹妹叫薰，另一個叫百合子的姑娘是雇來的，只有她是出生在大島的。榮吉兩眼盯着河灘，表情十分感傷，幾乎要哭了出來。

回來後看到褪盡脂粉的舞娘正蹲在路旁撫着小狗的腦袋。我說要回自己的旅館，並叫她來玩。她說：

「談，但一個人……」

「那就跟你哥哥一起來。」